

逃避 Journey

「走吧，開車出去。」N 是這麼說的。

那天天氣很好，陽光淡淡的鋪在柏油路，天空乾淨得不像話。

我們在一間便利商店前集合，N 手裡拿著兩罐冰咖啡，笑著遞給我其中一罐，冰涼的觸感讓我有點恍神。

「車子剛洗過，應該不會太髒。」N 說。

「上次出遊是什麼時候了？」我拉開車門，坐在副駕座上，駕駛座椅上是熟悉的磨損痕跡。

「不記得，但好似一段時候了。」N 開啟引擎，車速指針輕輕一震，低沉的引擎聲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。車窗外的陽光緩慢地流動著。N 戴上墨鏡，嘴角帶著笑意，伸手調高音樂音量。熟悉的旋律在車內迴盪，是我們最愛的曲子。

我們一路向北開，窗外的風景逐漸變得陌生。城市慢慢褪去輪廓，只剩樹影與遠山貼著天邊。我沒有問我們要去哪裡，他也沒說，只是偶爾轉頭看我。我沒說話，只把窗戶搖下一點，讓風灌進來。

「等遇到好看的地方就停下來。」他說得很隨意，像是刻意要把目的地從這趟旅程裡抹去。

我靠在座椅上，看著他專注的側臉。陽光透過樹影斑駁地灑在他的手臂上，像流動的時間，一閃一閃。

「想到明天要上班，就覺得這條路應該一直開下去才好。」N 打了個哈欠。

「那你乾脆辭職啊。」我笑他。

「辭了就不能像這樣加滿油亂跑了。」他笑了，望著前方的公路，彷彿那裡藏著什麼可以延長今天的東西。

車子繼續往前開，沿著一條我們都不熟悉的公路。天色像慢慢浸水的紙，邊緣一

寸一寸淡下去。陽光如溫暖的薄毯鋪在車頂，路邊的草葉隨風搖曳，整條公路都顯得慵懶而親切。他開著車，一隻手搭在窗邊，風吹亂他額前的頭髮。

我看著他握著方向盤的手，忽然覺得——這趟旅程，像是一場不必抵達的流亡。

N把車開到一處空曠的山腰，遠處的城市在夕色中發著淡金的光，世界正安靜地倒退，而我們仍緩緩向前。

車熄了火，車內一時間寂靜下來，只剩風偶爾輕拍車窗的聲音。我們在一個加油站旁的空地停下，N買了幾包洋芋片，還順手拿了兩瓶汽水。走出店外時，陽光刺得眼睛發酸，他走回車邊時笑得像個高中生，指尖轉著鑰匙圈，一臉得意。

「你還喝這種東西？」我接過瓶子，瓶身涼涼的，在陽光下閃著水氣。

「偶爾放縱一下。」他把洋芋片包裝撕開，像是要慶祝什麼似的，「這才有旅行的感覺。」

我們靠在車頭前沿，背對路面。後方傳來草翻動的聲音，混著泥土的氣味。汽水瓶一打開就冒出泡泡，我差點被嗆到。他笑得更誇張了，整個人往後倒在引擎蓋上。

我仰頭望向天空，夕陽正一點一點往山後滑落，光線也變得柔軟。而後我們再次啟程，在傍晚的山道上兜著風，沿途的雜草在車窗外輕柔地掠過，一叢叢被夕陽鍍上淡金。

「時間不早了，雖然可惜，但我們也差不多要回去了。」我說。

「我們應該更常這樣出來。」他笑道。

我看著他橫過夕光的側臉，有幾秒說不出話，只是點頭。

「是啊，是該常常這樣出來。」

我們安靜了一會兒，只剩下輪胎碾過砂石的聲音。車子在一個彎後慢慢減速，隧道口在遠處慢慢浮現，像一條裂開的灰色巨口，吞噬著陽光和路面的色彩。

「再開一會吧，越過山洞就好，我想看看山洞後面都有什麼。」他用開玩笑的語

調說，混著點滑稽。

「有什麼……不就是出口和公路嗎？」今天本就出發得晚，本想提議下次再開，但終究還是把話吞了回去。我瞥了眼導航，上頭顯示的只是幾個普通的地標與休息站。大概是他想多開會兒車，我也懶得計較，便由著他去。

我們相視一眼，沒再說話。車頭緩緩駛入那黑暗的拱門，陽光從車尾慢慢收束成一條線，像是將我們最後的現實感，一寸一寸拉開。我們靠近時，入口的邊緣被陽光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暈，但隧道裡的黑暗像水般沉重，深不見底。牆面濕潤，帶著淡淡的霉味和冷氣流動的氣息。地面鋪著斑駁的柏油，光影在坑洞裡晃動，如呼吸般緩慢。

N 踩慢了油門。輪胎與濕滑的地面摩擦時發出細碎的聲音。外頭的光線被迅速關在身後，從後照鏡看，只剩一道漸遠的亮痕，像遠處將合攏的眼。隧道燈向深淵蔓延著，彼此間隔得很遠，光線彷彿被吞噬了一般，只在車窗上留下斷續的反光。

車子平穩的行駛，燈光一盞接著一盞略過，我靠在副駕椅背上，側頭望著窗戶發呆。牆面不停向身後滑去，我們則像在輸送帶上一般，任由周邊景象緩慢後退。隧道裡的景象及光線單調得近乎催眠，明暗規律交替。

我盯著那些一閃而過的牆面，白色的牆面上塗有一條綠色線條，平淡而規律，偶爾出現補丁似的色差及歲月侵蝕出的細小裂紋。

接著是一大道微微扭曲的黑色痕跡，好似有人沿牆滑行時留下。時而斷開，時而連續延伸。車燈掃過，痕跡短暫閃亮，又消融在後退的光影裡。

燈光一盞一盞滑過車頂，車內微弱的冷氣吹拂腳邊，像很久以前晚自習吹進教室的風。我忽然想起以前的事，那時我和 N 都還在念高中。晚自習的教室悶得要命，電扇發出嗡嗡聲，翻書與寫字的聲音環繞整層樓。

忽然間，桌腳晃了一下。起初沒有人在意，但下一秒，大樓像被什麼撞擊了一般晃動起來。椅子被推開，腳步聲及談話聲逐漸從左右班級傳來，寂靜的晚自習頓時被嘈雜吞沒。

「怕爆，差點以為要死了！這樣就不用考學測了！」N 跑出教室，站在黑漆的走

廊上。

「我剛也超怕這爛大樓倒掉。」我走出教室，走廊佈滿閒聊的學生，有的驚慌，有的嘻笑，也有人靠著牆發呆。過了一會兒，老師從樓梯口走上來，幾個人又聊了幾句，隨後陸續返回教室。N 讀了幾頁後便趴在桌上睡覺，我則繼續完成寫到一半的題本，書頁與筆畫聲再次佔據，方才的騷動彷彿不存在般，一切又回歸秩序。

導航上，車穿過一條彎曲的線，進度緩緩向前，比想像中慢了些，我預計幾分鐘後便會駛出。然而，光線在前方便被黑暗吞沒。看不見盡頭，也沒有出口的光。

我試著用導航重新定位，但畫面卡在「重新搜尋訊號」那一行。

「怎麼樣？還在地球上嗎？」N 側頭問，嘴角帶著玩笑。

「看起來是，但不太確定是哪一年了。」

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。

從進入隧道到現在，我們沒有遇到任何一輛車。

沒有從後方追上來的車，甚至連遠處的引擎聲也沒有

「……這個隧道是不是太長了？總覺得早就超過預計時間了。」

引擎聲在空盪的隧道裡拉得很長，我看著緊握方向盤的 N，不安的念頭逐漸籠罩著我。N 沒有立即回話，我注意到他握著方向盤的指節緊繃的發白，他似乎也注意到了異常，卻試圖保持鎮定。

我看向儀表板，時間停在 17:34。

然而從我們進隧道到現在，怎麼想都不可能還只是那個時間。於是我低頭看手機，17:34 亮在螢幕上。

車子繼續向前，隧道深處不時傳來細微聲響。

滴——

滴——

像水聲，有時忽然變快，密密的落下。有時則轉為稀疏均勻的節奏。聲音規律得有些奇怪。抬頭一看隧道頂部，卻只見平整的水泥鋪面，地面乾燥的沒有一絲水痕。

水聲一路跟隨，既沒有隨我們前進而改變，也沒有因為距離拉開而淡去。

「那道裂紋。」我指著前方右側的牆面，滑行的痕跡刻印在上頭。「剛剛出現過了……。」

我記得這道紋路，黑色的擦痕沿著牆壁延伸，留下長長一段痕跡，絕非油漆刷上去的花樣。

「我之前也有看到……。」N 望著擦痕，聲音微顫。

「要不我們往回開吧！總覺得有點不對勁。雖然不該迴轉，但情況特殊，這裡應該也沒有來車。」

N 聽完我的話後，確認前後沒有車，打了個彎，轉到了對向車道。我們理應不該在隧道迴轉，然而那道痕跡彷彿固定在隧道一般，不管我們往前開多久，它都會在某段牆面重新出現。

去程時僅見著一次的痕跡在回程時反覆浮現，伴隨著規律且持續的水聲，如細針般落下，一點一點消磨著我的神經。

我撥打緊急求救專線，N 則沿著逃生指示燈的路線駛去。然而螢幕卻始終維持著斷訊的樣子，就連本應無需訊號的求救專線也無法接通。

「到緊急出口了。」N 指著前方的綠色圖像，鐵門佇立在燈光下，泛著亮綠光澤。

「我去開門，你先顧車。」我下車去開門，把手被我轉到極限，甚至發出金屬摩擦聲，但門紋絲不動。我又推了幾次門板，鐵門卻像與牆壁結合一般。

「打不開……。」抵在門板上的手臂微微發汗，掌心不知何時滲出細汗，溫熱黏膩的附在冰冷的鐵面上。

「你先回車上，我試試看。」我打開車門進入車內，隔著半開的窗戶看 N 開門的背影。

「……上面全是你的手汗，超滑。」N 嘴上嫌棄著，卻還是用力轉著把手，手腕帶著力道一扭，但是門沒有動。他又試了一次，這次力道更大，肩線繃緊，整個人幾乎貼上門板。

門依舊緊閉，我們只好駛向下一處緊急出口，輪流下車嘗試，打不開，就再前往下一扇。

不知道試了幾扇門，也不知道車子到底開了多遠，儀表板與手機的時間停在 17:34 不再跳動，油量也沒有減少。

車又停在一扇門前，N 下去開門，我留在車內，耳邊再次傳來聲響。

滴——

滴——

滴——

「你有聽到水聲嗎？」

N 愣了一下，側過頭看我，帶著純粹的疑惑。

「水聲？沒有啊。」

「就是一一直以來持續不斷的……。」我張口想繼續解釋，卻突然說不出具體是什麼聲音。那節奏清晰的過分，可一旦要形容，又變得模糊。閉上口後，我才發覺自己不自覺的抓緊扶手，用力有些過頭，指節發麻。

「沒事……。」我鬆開手，視線重新落回前方，「應該是我太累了。只好強迫自己轉移注意力，不去注意那若有似無的聲音。」

N 回到駕駛座，無奈的搖頭，出口依舊緊閉。他繫上安全帶，沒有立刻踩下油門，只是望著前方發呆。

「對不起。」他忽然開口。

我愣了一下，「什麼？」

「是我提議開進隧道的。」N 的表情沈重，眉頭深鎖，眼神空洞，我很少看到他露出這樣的表情。

「要不是我說想再開一會，現在大概已經回市區了……。」

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，搖了搖頭。

「這又不是你能預料的。」

「抱歉，讓你操心了……明明現在說這種話也只會更焦慮。」

隧道彷彿沒有盡頭般延伸著，光越往遠處越淡，最後被黑暗吞沒。

「沒事的，我們一定能出去。」

我們在隧道卡了多久，我已經沒有概念了。時鐘卡在 17:34，手機與導航也沒有訊號，螢幕亮起又暗下。奇怪的是，我一點也不覺得餓，連口渴的感覺都沒有。放著零食的塑膠袋仍躺在後座，卻遲遲沒有人去拿。

「還好有在休息站買些食物……。」我把塑膠袋放到腿上，拿出一包薯片，包裝發出細微的聲響。這些應該夠我們再撐一會兒。

「沒事，我不餓。」N 說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又低頭看著手裡的薯片，包裝邊緣被我捏得微微起皺。這些本是我們隨手買的東西，現在卻成了續命的補給。

「……其實我也沒什麼食慾。」我把薯片放回塑膠袋，順手丟到後座。

「要不要換我開一會？」

「沒關係，我還能開。」

我心裡一緊，咬了咬下唇，又補上一句：「或者，我們停一下緊急避車道也行，看樣子應該沒有來車……。」

N 看了會後照鏡，隨後點了點頭。

「……那就先休息一下吧。」

車子最後靠在隧道旁較寬的緊急避車道。

N 把車燈調暗了一些。光線貼在前方的牆面上，拉出一片模糊的白。他拿外套鋪在腿上，把背靠向椅背，手仍搭在方向盤邊緣。

「你睡一下。」N 說。

「你不睡嗎？」我側過頭看他，他低著頭，把外套的皺摺慢慢鋪平。

「小時候經過雪山隧道，總會聽到模糊的廣播聲。」他像是忽然想起什麼似的說。

「我媽跟我說，那是警察在廣播，說不睡覺的小孩都會被抓走。」

「蛤？警察還要管這個？」

「但我當時信了，一直用力閉眼睛。現在想來，或許是因為我太吵了，想要我閉嘴。」

我望著他說話的樣子，腦海卻不由自主的飄到了過去。老實說，第一次見到他時，就覺得他很吵，還不時做些蠢事。我從沒想過，我們會在畢業後一路這樣，隨性的到處出遊。

我皺了皺眉，笑了出來，「你自己也知道，不過說真的……我倒希望這是真的，這樣一來我們就能被抓出隧道了。」

「我們又不是小孩。」N 微微笑。

我原本想再說點什麼，卻只是無力的陷入椅背，座椅的溫度慢慢貼上背部。意識像漂浮的水草，慢慢垂落睡意邊緣。耳邊傳來 N 的呼吸聲和身體輕輕挪動的聲音。

胸口隨之起伏，身體感到沈重，手指慢慢鬆開。眼皮像被壓著般，一盞接著一盞的燈融化般散開，拉長、扭曲。N 的身影愈發模糊，徒留晃動的殘影。

再睜開眼時，一時分不清自己醒了沒有。頭有些發脹，幾點模糊的光浮上視線，紅色與綠色在黑暗中旋轉，如同水裡散開的顏料。車子平穩的搖晃著，之前披在 N 腿上的外套，不知何時落在了我身上。

我抬頭看向 N，他仍握著方向盤，但眼睛有些泛紅。車子緩慢前行，隧道燈掠過玻璃。

「……你睡過了嗎？」

N 沒有回答，只是看著後照鏡，他看得出神，久到我忍不住順著他的視線往後看。那裡什麼都沒有，燈光按部就班的亮著。方才的路，被黑暗慢慢吞回去。

過了幾秒，他才像忽然回過神一樣，把視線移回前方。

「……睡了一下。」

「你別太累了。」我說，「隨時可以換我開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他握著方向盤的手稍稍收緊。

我拿起手機，再次撥出求救專線。螢幕短暫亮起卻又迅速變暗。

我不死心的又試了一次。

滴——

滴——

起初以為是隧道哪裡滲下去的水，但那聲音過於規律。侵入我的耳畔，和手機按鍵的聲音混在一起。

「打不通的話，打幾次都一樣。」N 忽然開口，眼神黯淡。

我愣了一下，「可還是要多試幾次……。」

N 沒有再說話，我心中湧起一股異樣感。相較昨日開逃生門的背影，他此刻顯得異常安靜。

隧道牆上偶爾顯示幾個緊急出口的標誌，但 N 的視線只是平穩的越過它們。我忽然有股衝動，想讓他把車停下來。

可那念頭很快便冷卻下去。

如果那其實是我們之前開過的門呢？如果這條隧道真的在循環，那麼拉同一扇門，大概也沒有任何意義。

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扇門，已然被黑暗吞沒。

心裡卻又浮起另一個念頭——

如果那不是同一扇門呢？也許我們剛才錯過的，就是唯一的出口。

我張了張嘴，卻沒有說話。

每一次車燈照亮前方，我都以為會看到出口，但隧道像是一條無盡的迴路，只讓時間慢慢延長。

思緒亂成一團，伴隨不明的聲響。

彷彿一切都是我精神開始扭曲的證據。

「……還記得畢業那年我們去海邊嗎？」他忽然轉過頭，眉眼彎起，「那時候你說，要是人生能永遠停在那個下午就好了。」

我笑了。「我那時說了很多不負責任的話。」

當時我只覺得那句話聽起來很帥，現在想想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。

只是那天下午的天空很好，而我們剛好還很年輕。

「你高中時還說要翹課去海邊。」他向後仰，視線落在車頂，「最後還是不敢。」

「當時看太多青春片了，現在想來也未免太老套了。」我笑了笑。「而且海邊還佈滿烤香腸的味道。」

「老套又如何？就是因為值得才會老套啊。」

那天我們靠著欄杆看海，海風很大，四周攤販的陽傘微微傾斜。青春劇裡的海邊總是空無一人，可那天下午的海邊卻吵得很。烤香腸及二手煙的氣味，遊客的吵雜聲和垃圾袋的聲音，全都被海風攪在一起。

儀表板的時間仍然停在 17:34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腦海裡總會突然浮現零碎的畫面。

有時是畢業那天。

走廊很吵，大家忙著簽畢冊和拍照。我與 N 跟著幾個同學拍照。手機舉得很高，像是怕少拍誰一樣。

有時是海邊。

風很大，浪聲壓過我們說話的聲音。

有一瞬間，我甚至覺得自己聞到了海水的味道。

也許是受隧道寂靜的氛圍影響，數不清的往日光景快速閃現。那些本該忘掉的細節，一個一個浮上檯面。

「像這樣一直開著……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。」

他的語氣平靜。

我愣了一會，但不知怎的，竟沒有立刻反駁。心跳慢慢與車輪聲同步。胸口那催促著我找尋出口的焦躁，忽然淡了一點。

如果真的像這樣一直開下去……。

念頭悄悄升起，卻又快速被壓下。我只能讓眼睛盯著前方的亮光，任思緒在車內起伏。

一路上 N 開著車，我則在旁說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提振精神。從學生時代的糗事一路聊到後來各自工作的甘苦談。那些說過無數次的話題被我反覆挖出來，N 不時回話，延伸更多往事。他會補上我記錯的細節，糾正某個年份，甚至模仿起當年老師說話的語氣。

談那些確定結束、沒有任何變數的日子。

我很少聽 N 談起過去，他向來不是懷舊的人，也鮮少表達對過去的不滿。可現在，他卻在隧道裡回憶那些往事，語氣柔和。

出去的念頭逐漸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沉靜。車子沿著隧道緩慢行駛，車燈切開前方的黑暗，又很快被吞沒。我們不再討論出口，也不再討論過了多久。未來在這條路上變得模糊了起來，更無需思考要去何方。

四周是一成不變的景色，像遵循某種規則的公式。

我不再看牆邊出口的指示燈，甚至忘了自己睡著了幾次。我感覺在隧道裡過了好久好久，也許是幾個小時，也許是幾天，我已不再分得清。

不知身處白天還是黑夜，每次閉上眼再睜開，都像重新開始的一段旅程。

世界邊界舒適且模糊，身體被微妙的順從感牽引。

車子再次停到一處緊急避車道，我將椅背調到了相對舒服的角度，外套鋪在腿上。N 伸了伸懶腰，隨後也躺了下來。

「……這是第幾次休息了？」我看向車頂。

「第四次吧。」

「我怎麼感覺不只。」我拿起水瓶，隨性的喝了一口，儘管我一點都不渴。

N 看向我，頭髮亂成一團，他的樣子有些滑稽。

「要不要玩文字接龍？」我說。

「接龍？」

「嗯，就是接最後一個字的遊戲。」我自己都覺得這個提議有些突然。

「那我先開始，臭豆腐。」N 忽然開口。

「腐敗。」我答道。

「敗北。」

「北極熊。」

「熊掌。」

「掌心。」

我們就這樣慢慢接著，聲音在車內迴盪。

這是個無聊的遊戲，我卻不自覺的沉浸其中。每次輪到自己說話，心裡都會湧上一股奇怪的快感，既陌生又令人安心。

「雲南。」

「南……南港展覽館官方觀光網站！」我用力拍手。

世界只剩下我們和這個荒謬的接龍遊戲。外界的一切都不再重要，字詞蹦出的瞬間，我放聲笑了出來。

然而，N 的語氣卻逐漸輕飄，帶著些微的恍惚。車內再次被寂靜包圍，我側過頭，他肩膀微微下沉，眉眼之間帶著一絲不安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我看向他。

他低下頭，手指輕輕摩挲著方向盤，像是要說什麼。最後，只透出模糊的聲音：

「對不起……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N 嘴角微微勾了勾，比出那熟悉的「沒事」手勢，好讓我放心。我的視線卻被他的疲憊抓住，本能的不適感悄悄湧上胸口。隧道的光影、車子的晃動和他的手勢交錯在一起。

那天放學時，操場還有人在打球，我和 N 待在教室補作業。正準備走到大門時，N 突然提議翻牆出去。

「大門太遠了，要不要從那邊翻出去？我看常有人在翻。」他指著外圍的牆，斑

駁的紅牆上亮著幾根黑色柵欄，我見過好幾次學生翻越那裡。

我緊跟在 N 身後，抱著猶豫卻又雀躍的心情。到了牆邊，N 握緊欄杆，腳踏牆沿，接著將腿抬高尋找落地點——褲管竟勾到了欄杆的尖角。

他頭朝下向後倒去，我心跳加速，下意識將手伸前卻只抓到空氣。

我幾乎是撲到欄杆往下看，N 側身撞向地面，褲子被劃破了一道口子，頭部沒有受到直接衝擊。旁邊經過的同學驚慌的圍在他身側。N 愣了一會，隨後拍了拍褲子，舉起擦破皮的手，擺了個沒事的手勢後站直身體。後來這件事被班上知道，大家笑了很久，N 自己也笑，還穿那件破掉的褲子來學校。

然而，每次想起那個畫面，身體便有種本能的不適。那一刻，我腦海裡閃過一連串的畫面——N 失去平衡，褲管勾住、摔落，要是柵欄勾到的不是褲管呢？要是他摔落的時候頭撞到地面呢？我不敢想像後面的可能性，卻又無法阻止手心的冰涼擴散全身。

我不自覺看向駕駛座，N 仍躺在椅背上。我甩開念頭，告訴自己那不會發生。

然而，就在這時，頭痛湧了上來。

車內彷彿顛倒扭曲一般，左邊的方向盤逐漸與右邊的副駕座黏成一塊，融成一體。接著開始有紅色、綠色的光閃爍在我的眼前。起初是不規則的形體，有點偏向圓形，從頭頂的方向一路滾到眼前，再回到頭頂，反覆進行，消磨我那所剩無幾的精神，然後又變成樣態怪異的漣漪。我以為頭痛很快就會好，然而恰好相反。從最初的刺痛到接下來的暈眩，身體感到沉重且難以忍受。光是移動一隻手臂便成了一件苦差事。車內的輪廓慢慢褪開，金屬與玻璃的邊界像是被水浸泡過一樣，線條軟化、溶解，最後無聲的塌陷下去。

我闔上眼皮，拒絕外面的世界。

在那片閉上的視野裡，平坦而熟悉的觸感貼上臉側，木頭的氣味，混著紙張與灰塵，我趴在課桌上。白色與灰色的光在視野邊緣晃動，像是日光燈，又像是窗外反射進來的天色。遠處傳來模糊的聲音，椅子的拖動、翻書的聲響、粉筆劃過黑板的摩擦聲，如同被保鮮膜隔著般，遙遠而模糊。

喀 ——

一道極輕的聲音落在桌面上，透過桌板放大、拉長，沿著木頭一路傳到我的耳內，清楚的不像是現實的一部分。

筆身輕輕滾動了一段距離，接著安靜的躺在桌上，我抬起頭來，N 站在桌旁，穿著高中校服，略帶虧欠的看著我。

「昨天整書包時翻到這支筆，才想起來一直沒有還給你。」

我低頭看了一眼，沒有立刻反應過來，我早就忘記這支筆了。

「……謝謝，我都忘記了。」

N 笑了笑，走回了自己的位子。他的背影在光照下拉長，肩膀微微下沉，校服皺折透出一抹青澀的藍，在視線盡頭變得模糊不清。

頭痛像一條細長的線，慢慢纏緊。世界在我閉上眼皮後持續運轉，紅與綠的光仍在流動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N 的聲音忽然闖入我的腦海。

我睜開眼，他轉頭看向我，臉被隧道光切成不自然的角度。

「頭有點痛……我睡了很久嗎？」微妙的漂浮感及恍惚侵蝕著我。

「還好。」N 轉向我。

車子繼續往前開，前方的黑暗開始變淡，慢慢沖開。我忽然意識到，這條隧道好像快到盡頭了。

「我中途的時候發現了……。」N 的語氣很平靜，「大概是在你第一次睡著的時候。」

「發現什麼？」我望著 N 駕駛的側臉，他的神色異常沉靜。

「該往哪裡走才能出去。」N 沒有看我，只是望著前方，「……抱歉。」他停了一下。

「多繞了你一段路。」

光開始出現，如同慢慢掀開的簾子，世界一點一點滲回來。導航的螢幕忽然亮了一下，停滯不前的時間開始往前推進——

17:34

17:35

17:36

我看向前方慢慢亮起的出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心裡忽然有點不捨。

「呆了那麼久，出去之後大概會有一堆事要處理吧。」N 忽然開口，「像是工作啊，雜事之類的，可能還要解釋一堆事情……不過沒關係，你慢慢處理就好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。

「可能會很麻煩。」他笑了一下，「不過時間久了，應該也會回到原來的日子。」

我沒有說話，他又補了一句。

「到時候，又會照常上班，一切又會回歸正常。」

我皺了皺眉，「我？你不也是一樣嗎？」

「……嗯，是啊。」N 低聲應著，沈默了一會，手仍緊緊握著方向盤。引擎聲包裹著我們，隧道外的世界正在慢慢展開。

隨後他看向我，微微笑道。

「這段旅程很開心。」

身體被抽離，如同飄浮在半透明的液體裡，輕輕包住，熟悉而溫暖。

滴——

滴——

隧道濕冷的氣味淡了，遠處傳來規律的聲響——像心跳，又像儀器。

我睜開眼睛。

天花板白得過分，我花了很久才意識到自己躺著，手上有重量，胸口有輕微的起伏。空氣進出肺部，生澀而真實。有人站在床邊，我看不清臉，只知道他們在說話。那些話一開始聽不懂，之後才慢慢拼湊成形。我想開口，卻發現喉嚨發不出聲音。消毒水的氣味、遠處走廊的腳步聲、規律的聲響，光線刺得我眼睛微微眯起。世界模糊得像水面，聲音和氣味都隔著一層厚厚的霧。

白色的人影向我靠近，而後彎下身，光忽然亮起來，一道細細的白光照進我的眼睛。我本能的想躲開，但身體沒有動。

「你聽得見我嗎？」她忽然開口。

我愣了許久，而後張了張嘴。喉嚨像被砂紙磨過，只擠出一點乾裂的氣音。

她停了一下，又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我盯著她的臉，腦子裡一片空白。

我本應回答她，可先浮上來的，卻是隧道裡昏黃的燈光。

後來我才知道——

那天，我們在隧道裡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。

N 死了。

只有我活了下來。

他們告訴我，我昏迷了三天。心跳曾幾度變得急促，也有幾次像是快醒了，眉頭緊皺、呼吸不穩，卻又很快歸於平靜，像是在做一場很長很長的夢。

翻牆的驚恐、畢業看海的午後、泥土的氣味、薄暮的加油站、無限延伸的隧道燈火，一切都如同播放的膠卷般快速掠過。

「想到明天要上班，就覺得這條路應該一直開下去才好。」

「再開一會吧，越過山洞就好。」

「你睡一下。」

「像這樣一直開著……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。」

聲音浸濕耳際，而後灌入耳道，暈眩隨之湧上。N 的語氣，N 的笑聲以及 N 的身影，虛幻而遙遠，像貼著車窗看外頭隧道燈的閃爍。

我閉上眼，任由暈眩和記憶交疊。

尋找出口時的慌張、在隧道昏睡過去的日子，以及一路回顧過往的話語。難道我們的旅程，在三天前便結束了嗎？

可是我分明記得，他笑著談起兒時回憶的樣子，記得他要我「睡一下」，記得他最後對我說——

這段旅程很開心。

手上吊著點滴，冰涼的塑膠管貼著手背，脈搏隨著暈眩一震。床頭櫃上躺著我的背包，裡面塞著手機和鑰匙。螢幕暗著，我盯著看了一會，才慢慢伸手去拿。點滴管被拉得有些緊，一不小心就會扯到針頭。

螢幕亮起來，通知一個接一個跳出來。

未接來電、訊息還有一些廣告帳號的推銷。名字一排一排往下滑，有好幾則是家人的，也有幾則是公司的。

忽然，一則訊息浮上視野。

我盯著對話框，手指懸在螢幕上方。

「我到便利商店了，你在哪裡？」

窗外的光透進病房，照在螢幕上，閃著冰涼卻溫柔的光。

我出院那天，天色剛好像那天出發時一樣——陽光不急不慢地灑下來，空氣裡有淡淡的青草氣味。

兩個月後，我租了一輛白色小車。它的車漆閃著乾淨的光，但我在駕駛座上，還

是想像出那個熟悉的磨損痕跡——他總是坐在那裡，姿勢有點懶散，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微微彎著。

導航沒有設目的地。我只是讓車子沿著城市邊緣的公路往外跑，風湧進來，吹動車上掛著的吊墜。收音機裡剛好播到我們曾經放過的那首歌，旋律像一條不斷回頭的河，攪動著思緒。

「今天要去哪？」我隨口問，沒有等待回應。

車內很安靜，但我聽見自己腦海裡那個熟悉的聲音，帶著笑意說：

「不知道啊，就開著吧。」

於是我繼續往前開。

這條路很長，長到讓人忘記時間。

或許，我也不需要再抵達什麼地方。